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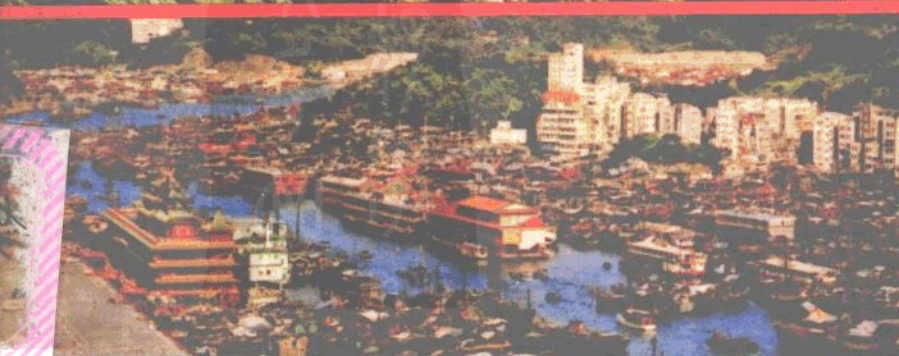


港

华

行

田流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新中作家举行座谈会后
摄于北京“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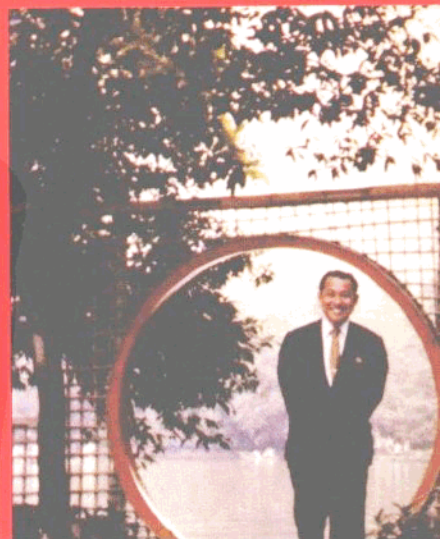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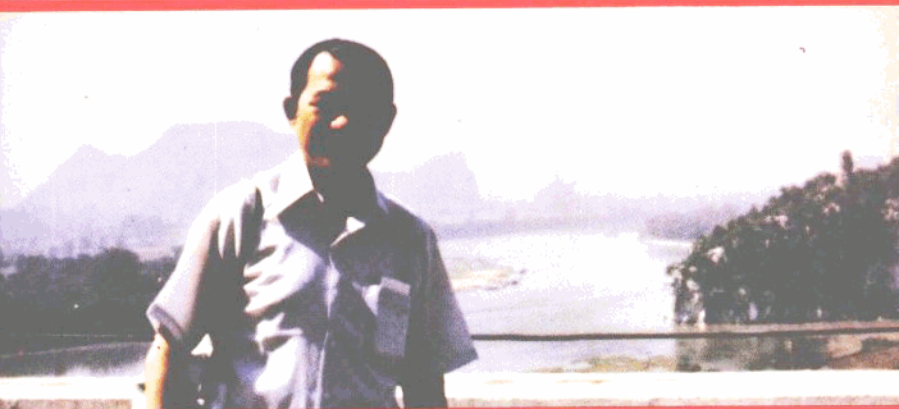
「港华行」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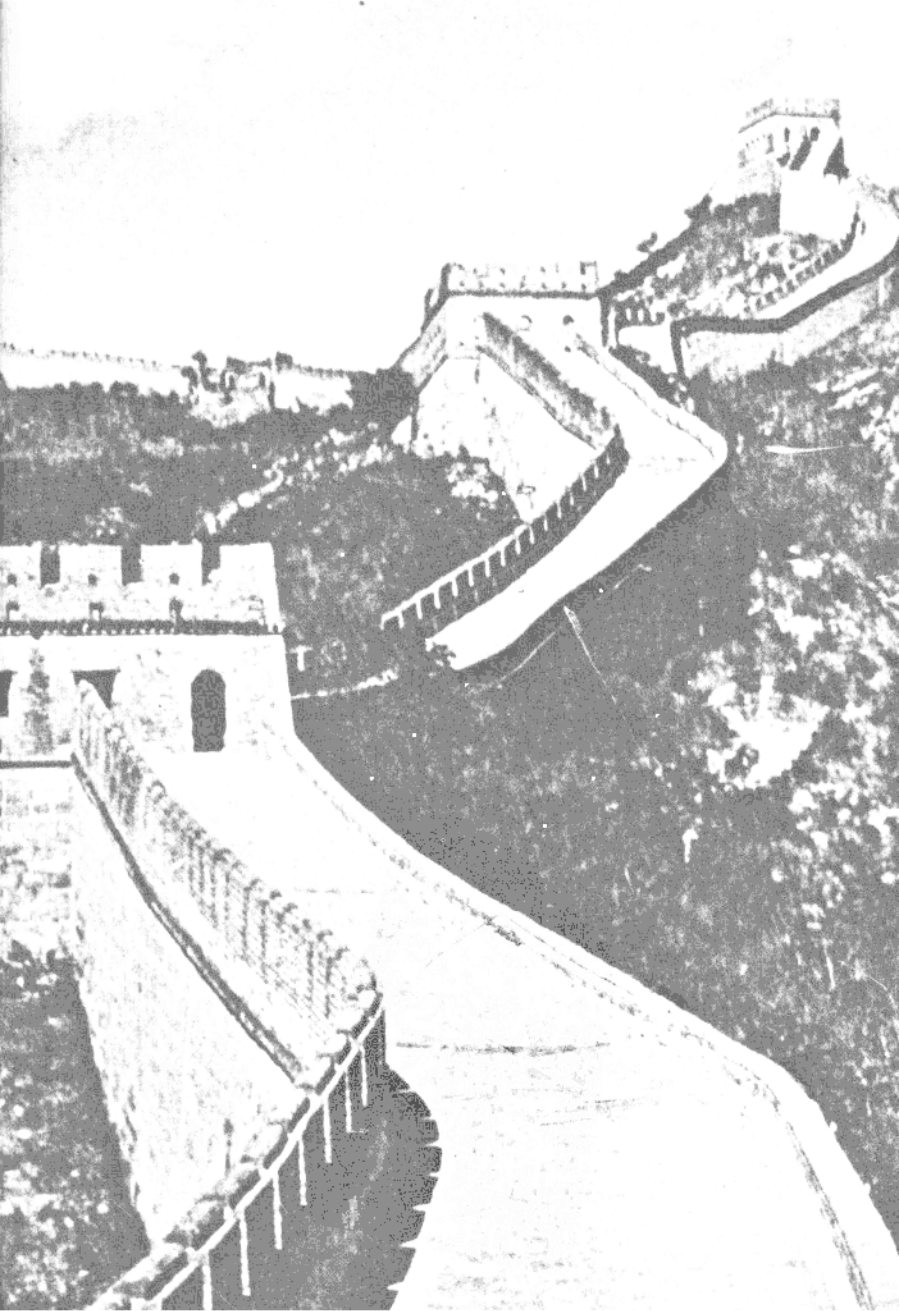
上 图：与乾隆皇帝（刘永饰）
摄于邵氏影城

中 图：摄于桂林

下右图：摄于广州

下左图：摄于韶山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香港好还是中国好?	(1)
两公尺长的巨鲨迎面游来	(2)
难求雪中送炭的知己	(6)
空中小姐把我当做日本人	(10)
路灯打着瞌睡。远树吼着怪风	(11)
错过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4)
欢迎新加坡朋友再来	(17)
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蓝本	(19)
写诗作画不愁没有灵感	(21)
北京市民顶嘴也蛮好听	(25)
嘴唇间留着些没说完的话	(28)
珍妃难道瘦得像一根竹竿	(29)
几乎跨上南天门	(32)
天安门广场可容纳多少人?	(36)
西太后的头脑实在不简单	(39)
史无前例的新中作家座谈会	(41)
两位北京导游员临别依依	(44)
热情、友善、乐于助人的新加坡朋友	(46)

逾二千年历史的都市	(48)
教授们文质彬彬、清高洒脱	(50)
露天剧场里看京戏表演	(53)
灾患区域变成了安乐村落	(56)
被“整”掉了几千种文艺书籍	(59)
“街远山、吞长江”登岳阳楼	(61)
两千年前的古尸面目狰狞	(64)
农民头上三把刀是什么刀?	(67)
麓山泉水分外甜	(69)
山秀、水清、石美、洞奇	(71)
漓江水面银鳞翻覆	(75)
听见了流行音乐和西洋乐曲	(81)
午夜会晤阔别四十载的亲弟弟	(83)
万蝉争鸣毛虫遍地的白云山顶	(86)
沙河饭店里吃沙河粉	(87)
“丢”“丢”之声处处闻	(91)
三周共相处 百年友谊心	(94)
赴夜宴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96)
游宋城、时光倒流了千年	(98)
后记	(103)
画辑	(105)

香港好还是中国好

随团出国「观光」与「考察」了二十五天，就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晚上九时许，我们总算是「风尘仆仆」地乘着新航班机飞抵国门。到机场去迎接我们的家属及亲友，无不是一声又一声难以抑制的呼唤。行李既经关卡人员检查后，前来接机的亲人开口就问：

『怎么样？好玩吗？香港好？还是中国好？』

『好！』我说：『不过，也有不好的，有许多地方比较起来还是自己的国家好。』

我没有说谎。

当然，我也没有否认这一次的出国远游，所增进的许多见闻与知识，正所谓『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世界太大，新加坡太小，出国走走，自然会扩展视野，同时也给自己的生活历程写下崭新的一页！

由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暨全国作家协会联合组成的「作家访问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日出发，行程经港、九，再到中国的广州、上海、苏州、北京、武汉、岳阳、长沙、韶山，桂林等都会与城市。交通方面则包括了「水」、「陆」、「空」，游览过的胜地和文教地区有：香港的海洋公园、深水湾、浅水湾、太平山顶、邵氏影城、和新近开放的宋城；广州的海珠桥、越秀公园、祖庙、佛山、白云山、山庄旅舍、动物园；上海的工人城市、鲁迅故居、少年宫、苏州的拙政园、网师园、浪沧亭、虎丘、寒山寺；北京的天安门、毛主席纪念馆、北京大学、故宫、天坛、

十三陵、地下宫殿、万里长城、大栅栏防空工事——地下城市；武汉的长江大桥、洪山宾馆、东湖、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洞庭湖、工人文化馆、黄陂县公社、新华印刷厂、岳阳制扇厂、建湘瓷厂、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出土文物及两千年前的古尸）、韶山（毛泽东故居）；桂林的漓江、桃花江、风洞，芦笛洞和阳朔，此外也参观过不少书局、百货商店、陶瓷制造厂等等，得暇翻开中国地图一看，我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走马看花地溜过了中国的广东、广西、江苏、河南、河北、湖南、湖北……那么多地方！

两公尺长的巨鲨迎面游来

五月廿六日下午三时许，我们一行人首途飞抵香港，由旅行社的负责人黄君把我们接送到百乐大酒店（Park Hotel）下榻，团员们一到异地，无不怀着兴奋的心情，首先打点好了行李；分头到香港的几条著名的街道去游逛，精神疲乏的就在旅店洗个澡，睡一场午觉。晚间，大家还是「自由活动」，有的访友，有的溜百货商店，有的去夜总会「开开眼界」，而我却陪同林君看一场「儿童不宜观赏」的电影，或许自己已是越过了「哀乐中年」的「龄槛」；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也没什么「神秘、香艳」可言，不过，小伙子们若前来欣赏，恐怕就难免要大惊小怪了。

翌日，我们的旅游行程是上午往海洋公洋，下午到深水湾、浅水湾和太平山顶。香港的海洋公园（Ocean Park），每年吸引外来旅客为数以百万计，公园内的主要部份是「海啸馆」、「海洋馆」和「海洋剧场」，车子开到了这公园大门前的停车场，

我们得乘坐自黄竹坑花园（山下）到南朗山公园（山上）的圆型缆车，全程达一千五百公尺，需时七分钟左右，当缆车升至二百公尺之上的最高点中途，乘客们可以俯瞰四周那美丽的水湾和岛屿，白帆点点，碧波闪烁，着实令人顿觉精神舒爽，飘飘若仙。

海涛馆的巨型水池，由电动机操纵着海浪的起伏，一些海洋生物如海狮、海豹、企鹅等给蓄养其中，端的俨若个人工的海洋世界。

海洋馆是个内中容达二百万公升水量的水族馆，四周是走廊，中央为圆状玻璃水柜，游客身置其间，恍似深入海底，眼前但见群鱼游弋，而水底的人工设计的珊瑚、石礁，以及各种各样的水草，无一不力求自然和逼真，水中竟有长逾二公尺的巨鲨迎面遨游，令人目睹心寒胆颤！

海洋剧场能容纳观众四千名。舞台是个半圆型泳池，而有中央表演场的特别设计，每逢规定演出的时间内，常有海豚和海狮的节目表演，这半圆型泳地的容水量一百五十万公升，两侧还与有几格水池，蓄养着一些表演节目的水族动物。此外，在山下另外还有一个只可容纳八百名观众的「花园剧场」，经常参与节目表演的有塘鹅、扇尾鹅、鹦鹉、绵羊及水獭等等。

在山下的附近公园，另有个「儿童乐园」，园里的鞦韆、滑梯、攀爬装置都是少年们所喜爱的玩艺儿，公园里有中餐厅、西餐厅，小食亭和露天茶座；游客要是临时欠缺菲林（软片），那么还有几间小店铺可以就地选购，当然纪念品和明信片也有的。

听说在海洋公园山顶上下川行的缆车多达百多架，全部开动起来真像「流星球」满天飞，每个小时，它们可以往来载送乘客数千位！新加坡花芭山的缆车和它比一比，那就显得是小巫见

大巫了。

游览海洋公园，教我们念念不忘的还是「剧场」里的那几只会听话、会跳舞、会演戏、会飞纵、会吹哨子的海豚。因此，许多旅客们走出了「海洋公园」，都会到小商店里买些塑制海豚作纪念。

我们的队伍在晌午之前离开，下一段节目该是看看香港较著名的海滨。

车子先经深水湾，再到浅水湾，由于适逢夏天季节，海滩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仔细观察，当不难发觉有好多年青人，到这「水湾」来，可不一定得游泳，穿上了贴身的泳装，可以在海边「看人」也可以「给人看」！港岛浅水湾的天后神像，在海边算是名胜之一，建立在海滩旁，两座造像极高，兼之其背面的庙宇，设计精致髹色辉煌，自然也是旅客纷争猎取镜头的目标。

这天下午，在驰名东南亚的「珍宝」海鲜舫享用了一顿丰富的午餐后，冒着霏霏的细雨，我们驱车直往太平山顶。可能是学校假期又碰巧是星期日，我们从浅水湾出发整整花了两小时，才到达山顶上。举目眺望，一片香江城市浸浴在迷蒙浓雾之中，冷风迎面直扑，颇能教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走近崖边往下望，双腿不禁微微发颤。香港有人称之为香城，也有人称之为「香江」，这天站在太平山顶偶有所感，我顺笔在小本子上写了几行：

太平山顶

眺看香城半山间，濛濛细雨漫白烟，
小林幽径透寒气，游兴恰至悬崖边。

同车的另一位导游，讲得一口蛮不错的华语。原来他当年也曾经居住过星洲，据我们所知，香港这地方最通用的是「广东话」——粤语，在政府机关、商店、戏院、餐馆、工厂……人人都讲广东话，而我们新加坡人对这种方言并不生疏，所以决不容易出洋相。不过，有许多当地的「口头禅」和「谚语」「俗语」，要是用得恰当就常会闹笑话的。比如说，我们要是想买东西问价，在香港是很少用「几多镞？」，而是问「几多钱？」星洲的「炒鱿鱼」是指被开除，被老板解雇，而在香港是称之为「吊片」，炒鱿鱼依然是把鱿鱼炒来吃之谓。「牛肉乾」是指交通传票，相当於新加坡人说的「三万」(Summon)。新加坡人夜间吃宵夜，吃不完可以「打包」带回家去吃，可是，在香港呢，「打包」的意思是说，把死人用绷带扎好包好，以便扔入大海作水葬之谓！「落水」，在香港是指「船家女」初次下船谋生之解，而在星洲的所谓「落水」却是指狎妓宿娼的一种隐语。此外，香港的民间流行暗语，若收集起来解释，可真是洋洋大观。本来嘛，广东话的语汇，向来就是特别丰富特别生动的。比如香港人常说的「成块水」「成撇水」「成盘水」是指「整百块」「整千块」「整万块」钱之谓。「水」，在香港人的生活观念中，大家都知道是指「钱」的意思，有钱谓之「有水」，没钱谓之「冇水」。同样地，新加坡的一些熟食小摊，凡是广东人主理的，也惯常地应用许多有趣的、行业性的「口头禅」：例如：白饭谓之「斟底」；不浇汤汁谓之「制水」；茶壶添加开水谓之「挹水喉」；收钱时喊的「礼拜」是指七角，「拉住」是指五角等等。我们团里的成员多是「老星洲」，老星洲听不懂广东话的没几个，因此我们在香港还过得蛮习惯。初到香岛，表上的时间就得重新校对，夏天嘛此地比星洲快一小时半，冬天嘛是快一小时。这也是没出过远门者所始料未及的趣事之一。

难求雪中送炭的知己

提到香港，一定得提九龙。所谓「港九」「港九」，这两个岛，水陆互可通行，水上可坐渡轮来往，陆面可坐车子由「海底隧道」来往。那海底隧道果真是开辟在茫茫一片大海底下，车子经过隧道，只闻耳际哗啦啦如潮涌之声，想想头顶是数万吨船隻可航行无阻的汪洋，心里倒有几分多余的退虑，同时也暗暗赞叹兴建这隧道工程设计者的巧夺天工。

导游员在旅游巴士上，给我们讲了个关于「九龙」的典故：

远在香港还没开辟的许多年前，九龙岛上本有九座山，其中八座山，各让一条巨龙所盘踞着，是为「八龙」，一直到中国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宋帝昺被蒙古人追杀，落荒逃到那一座没有巨龙蟠伏的山里躲藏，由于人们一向尊称皇帝是「龙」的代称，而这皇帝死后，那八条巨龙也遁了迹，再也不知其去向，从此，九龙岛始称为「九龙」了。

故事给编来虽然有些儿牵强附会，可是作为旅途上的闲聊资料，倒也无伤大雅。

还没抵港之前，常在星洲听人提起：『香港人是东南亚最没有人情味的一群！』据说，他们是生活在「最现实」的繁华都市里的缘故，一切都是「金钱」挂帅，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谁要一旦落了难，想找那个能「雪中送炭」的知己，万中难求其一。市民若是衣冠不整，跑进装饰讲究的豪华商店或百货公司里，一定得遭受售货员的丢白眼。比方说，你要是穿着一袭「山巴佬」（大乡里）的衣装，走进首饰商店，若向夥计指明想参观一下，摆

在玻璃橱窗内的宝石，还是翡翠、玛瑙，要对方把货品拿出来欣赏品价的话，夥计总不免会带着几分怀疑的态度反问：『你要不要买的？』『很贵的，你想买我才给你拿出来呀！』

然而，我们在香港盘桓几天，倒还体验不到当地市民那种冷漠、无情的滋味，可能是我们摆明是「旅客」，大家一出门，襟上挂着雅致醒眼的徽章，有不少人还得对我们特别地尊敬。在大旅店里，我们还没遇上那种「拿不到小帐而赖在房间不走的侍役」！以前常有闻说，香港有些大旅馆，九是要吩咐侍役做什么，规矩上是得给小帐的，请他们冲壶开水，请他们换一块湿布，甚至请他们扭开电视机，都得花些小帐才不致于看到那些讨债鬼似的冰冷脸孔，不过，我们这趟来港，还没听团员们提起过有侍役或杂役强迫要索取小帐的现象。相反地，我们却遇上不少热情的香港人，比如替我们搬行李的伙计，给我们安排观光节目的向导，以及当地的许多位知名的文化界、艺术界的人士，几乎个个都很热诚，很善意的接待我们。

香港人的生活是以“紧张”见称的。商人也好，工人也好，小贩也好，书记也好，……一天到晚似乎老是在跟时间赛跑；大家都分秒必争地在工作，在挣钱，在谋生。电视广播人员的报告和解说，速度是快得几乎令人没法详细收听。

香港有几个特色是：夜总会多、餐室酒楼多、广告招牌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得加上一样「天桥多」！在香港的街道上踴跃，举头一望，简直「不见天日」，无数的招牌从两旁商店的楼层处伸展出来，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地教人眼花缭乱！在许多招牌当中，游客们最容易见到的是那些巨幅型的酒楼招牌，此外什么“迷你夜总会”“花花公子夜总会”等等，不仅设计奇突，

彩色鲜明缤纷，而且还都加以霓虹灯的配置。说到在街道上、马路旁正在兴建的「天桥」，我们所看到的已有五、六座刻待竣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香港的市容将因许多新天桥的正式启用而平添不少新的景气。

至于香港的报章杂志，随便算算都有数十种，不过畅销的恐怕大部份都是些色情读物；更有趣的是连变相的妓女，既然也可以用特大号字刊登广告，美名为「征友」，以招徕寻芳客们的按址光顾。

提到纯文艺书刊，则有许多迹象足以说明或反映他们委实不容易在香港长期地生存。影片商若一味拍「文艺片」，保险会给港地的观众当作傻瓜笨蛋！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派的文化人，凭着傻劲从事文化工作，他们的报章除了刊登国际新闻，娱乐消息之外，还容纳不少颇有份量的评论文章。我们途经香港，往返间都曾经在当地的报章上读到我们团访问港华的报导，而且还刊登了我们的名单，那是：

团长黄孟文博士（孟毅）、秘书兼副团长李成业（念仁）、总务钟文灵（田流）、财政卡达夫人、摄影蔡莲花、团员周国灿（周燦）、谢世涯、钟明凤、杜又明（于沫我）、斐雅芝、辜楚霞（梅筠）、林范平（林北）、李元本（南子）、刘勇华、李宏贵（李汝琳）、罗衍兰、王淑华、孙志敏、陈华淑（孟淑卿）、谭幼今（尤今）、陈于若、陈金莱、陈丽珠、黄莹、胡惠玲。

第三天，我们一团给安排到香港的邵氏影城去参观。我们听说该「影城」近年来是不大欢迎太多的「外来旅客」去干扰影艺人员的工作的。这一趟能有机会进入邵氏影城，一方面是导演罗马先生的尽力安排，另一方面也是邵氏制片部经理蔡澜先生特别卖帐，准许我们进入「影城」里开开眼界。可惜的当日依然天不

作美，细雨飘飘浇冷了我们不少游兴。

在影城里，看到了一些古代的街坊、茶肆和牌楼，还有假山、假树以及数不清的各种布景道具。在一座摄影棚里，看到导演李翰祥正在忙着给演员们指导演戏上镜，也见到了穿着龙袍的刘永在「乾隆三次下江南」的一场戏里亮相，其他演员还有姜南、沈芳、李昆等，都穿着清朝的服装进行拍戏。摄影棚里许多可以假乱真的东西，有时真叫我们看了要发笑。摆在门边的千斤鼎，我们可用只手一推就倒。还有，如我们在银幕上所看到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或者大宫殿，在现场上却是没有顶没有盖的，两侧旁尽是些乱七八糟的杂物，两者相形之下，颇为滑稽。

离开了那摄影棚，恰巧遇见了狄龙和傅声，坐着一辆别致的轿车进了影城。蔡经理顺便向他们打个招呼，邀他们前来跟我们一起拍张纪念照片，傅声虽然穿着短裤子，连声说：“不好意思”，可是他的一付憨直坦率的性格却表露无遗。影机擦擦几响，好几位团员的照相机内都摄进我们这一群人的形影，有人说恐怕光线不足，可是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没想放过。拍完相，狄龙和傅声各都向我们说声「唔该，唔该」（粤语），踱进另一座摄影棚里去了。

当晚，名导演罗马特于百乐大酒店设宴招待我们部份团员，与席者都面谢他的一番盛情。

空中小姐把我当做日本人

五月廿九号上午，我们乘搭火车抵达港华边界，经海关的检查后，我们顺利地又乘上中国的火车，来到广州的白云宾馆用午餐了！——看看手表，不对，又得把时间校慢一小时。下午有机会在旅行巴士上逛逛街道，映入眼帘的是许多标语，什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连几个星期前所张贴的「劳动节标语」也还处处出现飘扬。我们还抽空到越秀公园和七十二烈士的陵墓逛了逛。晚间八时就匆匆地直飞上海。

飞机在万呎高空飞行，往窗口外望，只见新月一勾，映着点点疏星，地面是漆黑的一片。我大概是在晚餐时喝了汽水，腹部稍感不适，机上的女侍应生，眼光相当锐利，她一发觉我卧坐不定，神色不佳，就走近我身边问了我一句日本话，我没听懂，反问她：

「妳说什么？」我知道她误当我是日本旅客。因为我的座傍，尽是操日语的乘客。

「对不起！」她敏捷地改用华语：「先生，您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哦……」我微笑道：「小毛病，肠胃有些小毛病，不碍事的。」

「真的？」她的嘴角间也绽开了笑容；亲切的态度真像一阵和暖的微风，抚摸着我的脸庞。

「不骗妳，谢谢。给我一杯热开水，好吗？」